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六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六

明



崇禎十七年

是年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福王由
我
茲稱帝于南京以明年為弘光元年

大清

世祖章帝順治元年

臣等謹按歷代史家書法義例攸殊率
于歷朝代嬗時意多偏私曲徇進退失

宜如續綱目于元至正十五年後即標元國號大書明
年臣等學識凡猥嘗擬崇禎甲申即應仿前例欽蒙我

皇上折衷至義昭示大公

面諭臣等以崇禎十七年明統猶存仍當大書紀歲即福王稱號尚可比于宋代建炎之例必俟蕪湖被執始書明亡因以揭萬世之閱網祛百家之私議辨統系而必存其實垂法戒而永著為程

睿製

煌煌為自古史臣發凡起例所未有以視春秋謹嚴後先一揆臣等謹首登卷端用彰

盛美自是以次編排悉敬遵

宸衷筆削洵非管牖之見所能仰測

高深于萬

一云

春正月朔李自成僭號于西京

自成僭稱王

改名

國號順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

通鑑輯覽將成
司事者舉通鑑
綱目三編之例
於甲申歲欲大

書順治元年分
注字續十七年

於下且凡朕朝

事皆列書明而

於李自成陷京

師即繫以明亡

余曰不可夫三

編之例非述續

編之例乎續編

於元順帝二十

七年即分注明

年元主北奔而

繫以元亡去至

正二十八年為

洪武元年且自

順帝十五年明

下加諡號以李繼遷為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

金星為之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弘文館以下等官復

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

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

草檄傳布遠近
有云君非甚暗

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又云

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彼重重民有偕亡之痛

見者扼腕是日大風霾黃霧四塞有邱從周者都司吏也

長不滿三尺素懷義憤伺自成出乘醉直至其前戟

手罵曰若一貧賤細民今妄據壽僭稱偽號逆天背

祖起兵之後於
此元政即別書
元以示異雖臣
各私其君之義
也而朕實鄙之
蓋以理責人者
必先以理自處
天下者天下之
天下非一家之天
下也言悖而出者
亦悖而入君今之
時朕亡明而尊
本朝如明之
於元其誰曰不
可然朕不為也
通鑑輯覽之書

李建泰自請督師勦賊許之

帝聞自成僭號大驚召廷臣集議欲親征決戰建泰
家曲沃富于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帝曰卿若
行朕當做古推轂禮遂賜建泰敕幸正陽門樓親餞
行數里建泰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為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絀所
携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
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

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際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謹且正編續編既一正其白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嬗代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惡於心而胎來世之譏乎茲于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

抵保定賊鋒已逼知府何復

字見元平度人

同知邵宗元

字景

康碭山人

方城守建泰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以尚

方劔恐之或曰金御史毓峒

保定衛人

監軍亟推出視信

乃納之遂屯城中

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

宜城人

並兼東閣大

學士預機務

李建泰既出督師景文遂與瑜同入閣輔政帝謂景

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卿尚勉之景文請

一即李自成陷

京師亦不遠言

明亡而福王死

光元年亦令分

注於下必侯次

年福王於江寧

被執而後書明

亡夫福王設於

江南能自立未

嘗不可為南北

朝如宋高宗之

創也而奈其日

即指淫以致天

命去而人心喪

非閔初者缺克

我兵威而實守

釋繫獄張國維郭景昌等帝立從其言李自成漸逼

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言固結人心堅守待

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張獻忠入四川

獻忠自荊州趨蜀陷夔州石砭土官秦良玉馳援兵

寡敗歸

先是秦良玉自夔州敗歸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孀婦人蒙國恩

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生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後賊招土

司獨無敢獻忠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進至石砭者

成者自失其神
器也若夫唐王
柱王窮寇還陽
苟延旦夕此正
與宋之帝昺帝
星同例不可仍
以正統爲之用
之主思天命人
心之難堪深源
手喘喘乎保祖
宗所貽留爲臣
民所繫屬而不
敢肆恃書法之
可有高下高庶
幾朕茶通錫輯

陷佛圖關

注見前

時四川巡撫陳士奇

字平人
漳浦人

已謝事

駐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與副使陳纁知府王行

儉

字質行
宜興人

知縣王錫

新建人

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

遂陷士奇等皆被執瑞王常浩亦與焉

王避闕賊自
漢中來奔

指揮顧景泣告獻忠曰寧殺吾無害帝子賊怒遂害

王并殺景天忽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者獻忠大怒

曰我殺人何與天事乃發巨礮與天角而盡殺士奇

等

覽之本意或不
失春秋大一統
之義乎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別遣將犯畿南陷真定

自成渡河連破蒲州汾州

知府侯君招汾陽縣劉必達俱死之

遂陷太

原執晉王求桂

恭王桐十世孫賊脅入北京後不知所終

巡撫蔡懋德

字公

虞崑山人

本

等死之

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與懋德同擊賊懋德死遂與標丁王

朝賜諡忠恪

永魁等自刎官吏則有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

及妻趙氏妾陳氏參議蒲剛中僉事畢拱辰知府孫

康周同知李一清長史范志泰副將惠光祚都司張

宏業及妻趙氏子凝秀指揮韓似雍千戶王德新司

鼎晉府典仗官樊子英等皆不屈死應時盛遼東

人趙建極河南永寧人毛文炳鄭州人蒲剛中陵縣

人畢拱辰字星伯掖縣人孫康周字魯侯

安邱人范志泰虞城人張宏業忻州人

遂連陷黎

城臨晉潞安執瀋世子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力拒

食盡退守寧武賊遂抵固關分兵趨真定檄總督徐

標臨清人降標斬其使率衆拒守真定知府邱茂華與

中軍謝加福害之以城降賊攻彰德趙王常決亦降

下詔罪已

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

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

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鎮及近畿要害

杜列手除逆業
長官之惡國所
始知而始終不
元於獨狗其至
半旅大事亦个
參預加高起潛

爭喪師辱國嫉妬冒功前既縱惡已甚即廷劾口地亦半由其拔權掣肘敗壞封疆又豈可終任刑餘以資捍衛乃當危急存亡之會而外則各邊監視均則棄城守陴後悉委之宦侍未幾而鳴鶴士更接踵迎降富貴固在之言若輩固甘心賣國狗彘

陳演罷

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薊遼總督王永言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于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演貲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師

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踵至大

不如而在烈燕
或然嗚呼危不
悟可嘆亦可恨
也

呼五日不降即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
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
之遇吉巷戰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
執罵賊死本朝賜諡忠武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
賊縱火焚之闔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衆
計曰此去厯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
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
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

三月大同總兵官姜瓖宣府監視太監杜勳俱降于李自成

自成將至大同巡撫衛景瑗

字仲玉韓城人

不知瓖已降賊

歃血要與共守瓖訛言謂巡撫秦人將應賊代王

果疑之不與相見及自成至瓖開門迎降自成殺代

王傅燝

簡王桂十世孫

宗室殆盡景瑗被執自成欲官之景

瓖掘地以頭觸階石血淋漓尋自縊死賊嘆為忠臣

而去

分廵副使朱家任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一家死者十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

縣李倬亦死之 朱家仕河州人徐有聲金壇人李倬陝西人 至宣府杜勳蟒玉鳴

騶郊迎三十里外巡撫朱之馮 字樂三 登城誓守將

士皆散走嘿無應者之馮撫膺嘆曰不意人心至此

俄賊入城之馮南向叩頭縊死城樓下 同時死難者督糧通判朱

敏忝諸生姚時中投繯死副將甯龍罵賊死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元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

屈死其他婦女死義者十餘人

蔣德璟罷

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帝召廷臣于平臺諭曰國

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德璟與少詹事項煜請命太子往江南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有向來小人倡為練餉致民窮禍結等語帝不

悅責其朋比罷之

德璟移寓外城無何都城陷得逸去而李建泰在保定賊亦尋至其

部下為賊內應城遂陷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峒及中官方正化鄉官張羅俊等皆不屈死建

泰竟降賊

封總兵官吳三桂唐通左良玉黃得功俱為伯

李自成犯居庸守將唐通太監杜之秩以關降

通先以兵入衛命與杜之秩同守居庸已而自成至
通與之秩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焚十二陵總兵官
李守鏐力戰死始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
輦重貨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
有謀議千里立馳報及是昌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
輒被勾去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都人猶未知
也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頃之賊環攻九門門外
先設三大營賊至悉降守陴者寥寥益以內侍內侍

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丙午日十八自成設座彰儀

門外降賊太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請入城見帝監視

太監曹化淳等縋之入內勳盛稱賊勢請帝自為計

帝怒叱之出手書親征詔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圖宛

平人尚光宗女樂安公主

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叩頭曰親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

京師陷帝崩于煤山

杜勳既叱出曹化淳等復縋之下城勳顧謂曰吾輩

富貴固在也及日晡化淳遂啓彰儀門賊盡入帝出

宮登煤山望見烽大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

之還宮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于周奎田宏遇

陝西人田

貴妃父時

第以劔斫長平公主嘆曰汝何故生我家

貴妃已卒

太子投奎家不得入匿侍奄外舍後為奄獻于自成

永定二王亦被執皆不屈自成焉之宮中尋封太子

為宋王挾之西去不知所終長平公主絕而後更至

本朝順治二年命前所選駙馬周顯復尚故主土

田邱第賜予有加

趣皇后自盡后即承旨自經又斫

主涕泣逾年病卒

殺妃嬪數人翌日昧爽內城亦陷鳴鍾集百官無至

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為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
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
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
人以帛自縊于山亭遂崩太監王承恩縊于側李自
成龜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偽丞相牛金星尚

書宋企郊

乾州人以吏部員
外郎家居降賊

等騎而從登皇極殿下

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后崩自成命
以宮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者皆掩泣

尋遷殯昌平州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
斬蓬藿而封之一切簡率田妃墓在鹿馬山妃前

率葬
此 時羣臣殉難者文臣則大學士范景文景文趨至宮門

遇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賦已塞道者請易服
還郊景文曰駕出安歸赴雙塔寺旁古井死其妾閻

之即自經死
本朝賜諡文忠 尚書倪元璐元璐固難北向祥父南

殉節者十三人
本朝賜諡文正 左都御史李邦華邦華走文丞相

揖信國作絕命詞自經
死 本朝賜諡忠肅 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

彥城陷家彥向闕叩頭投城下不死謚于民舍而
絕 本朝賜諡忠毅 家彥字開美莆田人 刑

部右侍郎孟兆祥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自縊門
下子廷士章明亦縊死兆祥妾曰

氏章明妻王氏亦同日並縊本朝賜北祥左副都

諡忠靖章明諡貞孝兆祥字允吉交河人

御史施邦曜

邦曜聞城陷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阻我死遂仰藥而絕

本朝賜諡忠愍

大理寺卿凌義渠

義渠開難以首觸柱流血

曜字爾韜餘姚人

被面乃取平生所閱書盡焚之曰無被賊手汙也服

緋正笏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闔戶自經

本朝賜諡忠介

太常少卿吳麟徵

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詐

渠字駿甫烏程人

為勤王兵請入中宮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塞其

門募死士縋城襲擊多所斬獲及城陷入道旁祠作

書訣家人自經死

本朝賜諡

忠肅麟徵字聖生海鹽人

右庶子周鳳翔

都城

有傳帝南幸者鳳翔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等羣入

而自成方據御座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出

賊亦不問歸至邨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
死 本朝賜諡文忠 鳳翔字儀伯山陰人

左諭

德馬世奇

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筋起問帝安在或言
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作書

別母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再拜自
經妾李氏朱氏並先縊死 本朝賜諡文肅

左中允

劉理順

城陷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并婢僕
十八人闔門縊死羣盜多中州人聞其死入

言曰此吾鄉之劉狀元也居鄉多厚德何遽死
號泣而去 本朝賜諡文烈 理順字復禮杞縣人

檢討汪偉

京城陷偉語繼妻耿氏善撫幼子耿泣曰
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未

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剄不死復投繯而絕偉欣然曰
是成吾志移其屍于堂援筆書于壁曰日講官翰林

院檢討汪偉同繼妻耿氏死節處乃自經
本朝賜諡文毅 偉字叔度休寧人 太僕寺丞

申佳允

佳允出近畿閭閻馬聞孝自成破居庸闕流涕曰京師必不守矣疾馳入都貽子涵光書曰

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城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將投井從者持之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

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 本朝賜諡端愍 佳允字孔嘉永年人

給事中吳甘來

甘來聞變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命詞盡取瓦草焚之曰賊寇縱橫徒

持議論無益毫末留之罪彌大正衣冠北向拜投繯死 本朝賜諡莊介 甘來字受和江西新昌人

御史王章

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卒成門賊入城時亨要章走俄賊突至疾呼下馬時亨倉皇

下跪乞降章罵賊不顧賊擢梁刺死 本朝賜諡節愍 章字漢臣武進人 陳良謨 良謨

已未有子而妾時氏方娠乃謂之曰吾且死汝幸妊身急歸父母家時泣曰公殉國妾不當殉公耶倘不

幸有他不如無子良謨曰能如是乎時乃先就謚既
死良謨整衣冠望闕拜亦自縊本朝賜謚恭潔

良謨字士亮鄞人陳純德奉命督學畿輔因賊警還都
人時氏京師人陳純德及城陷慟哭作書別父母遂

自經福王時謚恭節趙謨巡視中城城兵部郎中
純德字靜生零陵人

成德德聞帝崩慟哭持雜酒奔奠梓宮前觸地流血
賊露刃脅之不為動莫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

因家難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稱
善哭而視其繼繼室霍氏請繼之德痛不及祖入別

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
縊死閨門死難本朝賜謚介愍德字元升霍州

人郎中周之茂害次都下賊搜得之不屈被吏部員
外郎許直

直間帝崩一慟幾絕客以七十老父為解
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書寄父賦絕命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六

詩六章閩戶自經死本朝賜兵部員外郎金鉉巡

視皇城京師陷慟哭急趨入朝見宮人狂奔出知帝

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

奮臂躍入死母章妻王弟綜並同日死本朝賜員

蓋忠潔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

外郎竇丞烈管太倉銀庫城陷自經于官中書宋天

顯被執自經天光祿寺署丞于騰雲賊至語其妻

汝亦命婦不可汗賊夫婦並衣兵馬司指揮姚成城

命服從容自經騰雲順天人及子凡數十

自經成字知州馬象乾居京師賊入率妻凡數十

孝成餘姚人又布衣湯文瓊者慟哭自殺書其衣曰位非文丞

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賊徒見者皆歎其忠

勲戚則宣城伯衛時春

時春掌後府京師陷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時

春穎六世孫

惠安伯張慶臻

都城陷慶臻召親黨盡散賈財闔家自焚死福王時諡忠

武新城侯王國興

城陷自焚死國興熹宗母孝和太后弟昇之子

新樂侯

劉文炳

文炳以孝純皇太后弟子嗣封侯太后帝生母也文炳素與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菴

講明忠義賊攻西直門勢益急尼菴踉蹌告文炳宜自為計時太后母瀛國太夫人尚在文炳與其母杜氏計太夫人篤老不可俱燼請匿之湛然家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與若妻妹俱死耳外城陷文炳馳至崇文門殺賊數十人馳歸第母妻及其妹已俱縊死家人共焚樓火烈不得入至後園與叔繼祖俱投井死弟文耀守外城城破奔還覓文炳死所大書牌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

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而湛然以匡瀛國太夫人為賊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 劉丈炳字湛筠宛平

人申湛然黃尼 駙馬都尉鞏永固 都城陷時公主已薨亦俱宛平人 薨未葬永固以黃

繩縛子女五人繫拒旁曰此帝甥不可汙 及錦衣衛 賊手舉劔自刎闔室焚死福王時諡貞愍

指揮同知李若珪 賊陷作絕命 千戶高文采 一家十 詞自縊死 七人皆

自等皆同時死 宮人魏氏臨柳河大呼曰有志者當 殺 自為計遂投河死頃刻間從死者一

二百人又有宮人費氏者自投督井中賊鈎出見其 姿容爭奪之費給我長公主也羣賊不敢逼 擁見

自成自成命中官審視非是以賞部將羅某費復給 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

酒極歡費懷利刀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託曰我 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自成聞大驚令收

葬越三日已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能七世孫大學士魏

藻德陳演等率百官入賀演首勸進自成不許大改

官制

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誅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館巡撫曰節度使

其餘改者甚多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概囚繫之庶官則

或用或否

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榜掠取貲

繫純臣藻德演及諸

勳戚大臣等悉付劉宗敏營

藻德與馬世奇家人泣曰我不能為若主今求

死不得矣拷掠責賅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

之是時畿內府州縣俱降山東河南亦多附自成謂

真得天命令牛金星等撰登極儀諏吉日及自成升座忽若有神人擊之者座下龍爪鬣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山海關吳三桂兵起益大沮喪謀歸西安

夏四月我

大清兵破李自成于山海關自成奔還京師僭號于武英殿遂奔山西

初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

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

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龍巖破賊將自

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于軍東攻山海關以別

將從一片石

關名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

越關外三桂懼乞降于我

大清求共討賊時統兵睿親王師次翁後得三桂書即

遣使報之

大略言聞明崇禎帝滅于流賊不勝髮指故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

滅賊出民水火伯遣使致書深為喜悅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國讐可報身家可保 三

桂復請速進兵遂疾馳至沙河三桂報賊已出邊立

寨柵

大軍迎擊之敗賊將唐通于一片石至山海關三桂開關出迎我

大清令三桂兵繫白布為識使之先驅遂入關時賊衆皆多歷戰陣殊剽悍陣于關內自北山亘海

大軍布陣不能橫及海岸乃令軍士鱗次布列對賊陣尾伺其氣衰奮擊之且戒勿越伍躁進違節制陣既列三桂居右翼之末先悉其衆搏戰賊力鬪圍開復

合戰良久

大軍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騰飛矢雨墮
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電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
為

大清兵急策馬下岡走賊衆大潰自相殘踏死者無算
僵屍遍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

大軍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京師時

金星居守諸降人往謁執門生禮甚恭金星曰訛
言方起諸君宜簡士由是降者始懼多竄伏矣
乃

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驛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僭帝號于武英殿追遵七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伏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二王西走而使偽將軍左光先谷可成為後衛自成勒諸瑞悉取其金玉珠寶及出宮令羣賊各執守城白楊杖逐之不分貴賤皆號泣徒跌欺面流血走出京城門外

五月

大軍定京師

自成既西奔我

大軍所至諭以定亂安民共享太平之意百姓竄匿山谷者悉還鄉里迎降恐後遂整兵入京城故明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民間安堵如故命以禮改葬崇禎帝后建碑亭殿廡悉如典制並葬帝妃袁氏兩公主及熹宗后張氏神宗妃劉氏皆如禮令臣民服喪三日尋議加謚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史贊曰帝承神燾之後慨然有為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通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而用匪其人益以倚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家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有崧

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德昌

王崇禎十六年嗣封福王 監國于南京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己巳報至南京人心

續通鑑綱目於
元順帝至正十
五年明太祖起
兵之後即書云

以去其正統此
大不可者至崇
禎甲申以後本
朝已足內燕京
而福王雖備安
江南亦即通歲
被執明亡則甲
申五月以後乙
酉五月以曆明
之正統雖未亡
而明之偏安已
不保故用元順
帝十五年以後
之例書明以別
之然固不如禎
綱目之左袒也

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在

浦口諸大臣議立君而福王由崧與潞王常洵

穆宗孫潞

簡王翊
鏐之子

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

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

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及郎

中周鏞

字仲取
金壇人

僉事雷縝祚

注見前

力持其議者兵部

侍郎呂大器

字儼若
遂寧人

而右都御史張慎言

字金銘
陽城人

詹

事姜曰廣

字居之
新建人

皆然之移牒可法

大略言福王倫

序當立而有七

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神宗之姪賢明當立可法遂還南京

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密與操江

誠意伯劉孔昭基之十世孫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

良佐等結而致書于可法可法意未決甲申守備南

京魏國公徐弘基達之十世孫等戶部尚書高宏圖字研文膠

人等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于朝大器署禮

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松江華亭人厲聲

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

兵于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北勢甚張可

法不得已乃以福王名告廟

時文武官俱集內官宅辨贊周令各署名籍姜曰廣曰無

息遽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史可法曰廣呵之于是羣小咸月攝口廣

乙酉迎王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

在江寧縣西儀

殿門外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

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母

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

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

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王鐸

孟津人

竝為東閣

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軍務

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勲臣無入閣例過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

推士英又議起廢競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
舉阮大鍼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
可法宏圖士英竝為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
仍督師鳳陽姜曰廣先以曾有異議不用及再推詞

臣乃以曰廣及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慎

言為吏部尚書起劉宗周為左都御史

宗周開京師
陷方召募義

旅討賊未發而福
王立遂起故官

徐石麒為右都御史

尋改吏部
尚書兵部

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協理京營戎政

莊烈帝令
國維赴江

浙督餉出都十日而城陷至是召還餘皆遷擢有差

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閣辦事

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馬士英旦夕冀入相及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書奏之王且令高傑等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覲拜

表即行可法遂請出師督鎮淮揚王命以便宜行事

各鎮並聽節制十五日壬寅王稱帝于南京癸丑士

英即入閣佐理仍掌兵部尚書事乙巳可法陞辭請

以總兵劉肇基

字昂維
遼東人

于永綬李棲鳳卜從善金聲

桓

字虎夫
遼東衛人

等隨征從之

可法啟行即遣使訪崇禎
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

在復奉命祭告泗鳳二陵祭畢上疏言鳳泗境中蒿
萊滿目陛下見之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戰兢惕厲
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必默祐中興若不思遠略成斷
不靈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咨之時李自成棄京
師西走青州諸郡縣並殺偽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
擁立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

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亦志
舉任用之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幕府稱得人

明分淮揚鳳廬為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
領之

時議分江北為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
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
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
州經理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與平伯澤
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

三
始終殊有足
悅若高保攻城
行民肩分闔而
行同寇賊以史
可法之鉅鐘使
仗為其素所心
憚正當乘此變
色汗背時二
聲罪切責折其
驕蹇之萌且爾
時三鎮帖然聽
命保即無狀未
敢遽行搆亂也
乃不意坦懷相
與不惟不知感

傑先至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

村廂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騶

褒城人

推官湯來賀

南豐

堅守月餘

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為餒兵五里外城西

北得暫啟門以進薪而守城者負鈞數以矢石中傑兵傑兵復進揚人斃以元勳通傑遂遇害鄭元勳

人 傑知不可攻意稍怠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

不納良佐軍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

皆聽命乃詣傑營傑憚可法夜掘坎十百埋骸骨且

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

見隋分心生易
視良由明季西
習專尚詞傳推
其末流賢者不
色被萬元吉之
齋全士獨用博
選官人無誇矣
語云一木難支
已大厦已傾之
後庸有異乎

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已

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為具疏屯

其衆于瓜州傑又大喜可法乃開府揚州職方主事萬元吉請

奉詔宣諭四鎮且發萬金犒高傑令保江淮乃波江
諸將營約兵獎王室諸將媼漸解廷議以元吉能輯

諸鎮擢太僕少卿

監視江北軍務

明進封左良王為寧南侯

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王為寧南伯許功成世守武昌

給事中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使道督戰事在是年正月良王乃條

日月進兵狀以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

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巡撫何騰蛟

字雲從恭平衛人

急至良玉所爭之而良玉以從正紀

良玉所置官名

盧鼎言

開讀如禮諸將尚洶洶欲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

盡出所藏金銀絲物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

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于是諸將噉

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

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會王命進良玉爵

為侯廕一子錦衣千戶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制書
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門良玉得
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

督袁繼咸

字季春
宜春人

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為屏

蔽

良王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營為
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懾一色山谷為

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
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強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
自朱仙鎮之敗精銳畧盡其後歸者皆烏合軍容雖
壯法今不復相攝而是時良玉亦老且病無出兵之

意

矣

明分置應天蘇松巡撫

以左懋第為應天安徽巡撫祁彪佳

字宏吉浙江山陰人

為蘇

松巡撫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

少詹事項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

顯

吳縣人

禮部員外郎湯有慶

長洲人

之家皆被焚劫常

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

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

時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

彪佳必無來彪佳攜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

衛會彪佳于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獎王

室餘感泣曰傑聞人多矣如公傑甘為死
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

永樂功臣
尋八世孫

總督京營戎政

明淮揚巡撫路振飛

字見白
曲周人

擊賊黨董學禮于宿遷走之

先是流賊陷山西振飛遣將十七人分道防河由

徐泗宿遷至安東沐陽且團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

淮間勁卒數萬至是河南副使呂弼周

鄒平人

為賊節

度使進逼淮上進武懷

涇陽人

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間

而賊所遣偽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弼

周懷走學禮

羊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蹶之縛懷徇諸市鞭八十檻車送南京誅

之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

廬陵人

為淮揚巡撫乃罷

振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州

振飛在淮安與

巡按御史王燮頗號名義士同心戮力自振飛既去王燮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而劉澤清來居淮城威福自擅故遣義士其桀驁者籍之部下劫掠村落一空又大興土木造宅壯麗髣髴皇居與田仰日肆歡飲士民憤怨時

山東郡縣已歸我

大清王燮亦不能往

但遠巡河上而已

六月明追上崇禎帝后諡號

明召阮大鍼陸見

大鍼名掛逆案失職久廢崇禎末以避流賊居南京
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覲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吳
縣楊廷樞等皆復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鍼甚
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鍼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
英深相結福王既立士英秉政招權固利日事報復
時高宏圖姜曰廣張慎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將以次
引海內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鍼因薦大鍼知兵初

大鉞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及北都既陷中
官悉南奔大鉞因贊周遍結之為羣奄言東林當日
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更極口
稱大鉞才士英亦言大鉞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為
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跡遂命大鉞冠帶陞見大鉞乃
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
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為大逆于是
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懷遠侯常延齡

開平王
遇春十

孫一世等並言大鉞逆案巨魁不可召給事中羅萬象

應天府丞郭維經

字六修江
西龍泉人

大理寺丞詹兆恒

字月
如廣

信永亦各言逆案不可翻

兆恒疏畧言先皇手定逆
案艾州羣凶第一美政今

者大讐未報乃忽召大鉞還之冠帶豈不上傷先帝
靈下短忠義氣哉疏奏命取逆案進覽兆恒即上進
而士英亦以是乃切責萬象等弘圖復請下九卿會
日進三朝要典

議亦不聽

明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前大學士吳牲前尚書鄭三俊

王命召甞陞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

之龍羣詔于廷指慎言及甞為奸邪叱咤徹殿陞給

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甞素有清望安得指

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

臣囂爭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

既退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

難懷二心乞寢甞陞見命且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

辨因乞休時兩解之

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
新改京營又如二鎮銜何嘗不

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報先帝者
安在祖制以栗擬歸閣臣參啟歸言官不問委愆臣
以糾劾也使勲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逆哉史可法
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喧呼滅絕法紀恐
弁悍卒等輕朝廷御史王孫蕃言
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
宏圖等亦以不能

戢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吳牲亦竟不復召慎
言乃再疏乞休遂許其請且諭之曰晉疆未復卿已
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流寓蕪湖宣城間

至國亡後疽發
于背戒勿藥卒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諸臣議擁立時大器主錢謙益雷縝祚言欲立

潞王

事具前

及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遷大器吏部左

侍郎大器以異議紕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
入朝覲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鍼中樞

其子以銅臭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授總戎姍姍

越其杰田仰楊文驄

字龍友
貴陽人

先朝罪人盡登臚仕亂

名器夫吳姓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
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鍼臣不謂無一技長而

江左難處下海
未始不可擬於
南宋臨安之局
第建炎時有張
韓劉岳諸人力
足趨圖助濟是
以勢同景仰而
半壁猶可支持
若福王志量既
不知以康王自
期又分鎮非人
如劉澤清高傑
等悍然尾大不
掉抑且互相傾
軋遂制朝權雖
史可法之忠貞

奸回邪慝終為社稷無窮之禍至是澤清入朝疏糾

大器續祚懷異圖面薦逆案張捷丹陽人鄒之麟武進人

張孫振霍山人等時武臣各占分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

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擠排異己奏牘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狂恃擁立之初即援靖康故事請

以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廷儒助餉賊銀又請禁巡按不得挈訪追賊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

子方域時皆曲意從之及是入朝復阿侯方域字朝宗大器遂乞休

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士英憾未已

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

不能消其跋扈
况馬士英之如
寇其至狀以要
君宜其交誼日
深而論胥莫挽
矣

之尋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

大器既去沾得超
推左都御史而讓

益亦以附士英大鉞以為
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明鎮江軍亂

時史可法部將于永綬等四人駐京口浙江入衛都
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
將兵恣橫刃傷民浙江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
備李大開統浙兵斫鎮兵馬鎮兵與相擊遂有隙射
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會巡撫祁彪佳至

永綬等遁去彪佳劾治四將罪嗣卹被難家民大悅
前給事中熊汝霖赴召途中上言臣自丹陽來知浙
兵為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救
掠獲封賞我何憚不為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
此恥令總總淮揚何也况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
必不能供即做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聞七設
府曾與突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疏奏不省 熊汝
霖字雨殷
餘姚人

明馬士英乞罷慰留之

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為難謾語修好而陰忌
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

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陞見面數

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

麻城人

重賄為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

諸罪司禮太監韓爾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

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

即執志孔候命時有內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請

罷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泣懇曰上非馬公

不得立遂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

黃澍倚良玉而
斥士英雖不得
為敢言亦足統
老奸之禍福王
聞言燕動欲令
避位未始非一

孫之萌可冀也
回萬一無如士

英素捨其素懦

不能割斷自如

而蕩吞又樂其

夷裏為奸遂扶

背恩為泣留之

計國事至此宦

寺與閭臣把持

朝局尚牢不可

破誰為亂階易

曰履霜堅冰非

一朝一夕之故

其能無大忌痛

恨於貽謀之不
善乎

二者明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

命澍速還湖廣未幾復以他事奪澍官

故部督掌錦衣衛劉僑者

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偽命為錦衣指揮使

及良玉復斬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

賄令許澍遂復

僑官削澍職

尋以朱盛濃

楚府中尉言還澍良玉留澍

不遣

良玉令部將羣譁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澍素繼成亦為上疏代澍申理

士英不得

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

明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為襄衛伯

應俊本革工福王值寇出亡時應俊嘗負行以免于

難王初立即授左都督至是封襄衛伯世襲太監韓
贊周盧九德及福府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亦
以翊戴功各廕其弟姪有差

明命魯王以海

魯荒王禮之九世孫

居處州

時山東殘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暫駐處州

明年南京破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迎以海居于紹興號魯監國順治三年六月

大兵克紹興以海遁入海國維及禮部尚書余煌侍郎陳正禪等皆死六年吏部尚書張肯堂復迎以海居

舟山
八年

大兵襲舟山以海復航海肯堂自經死鄭成功奉以海
居金門禮待頗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將往南澳成
功使人沉之海中時順治十一年也余煌字武貞
會稽人陳函輝字本叔臨海人張肯堂字戴字松江
華亭人鄭成功芝龍子南澳在廣東潮州府饒平縣
東南海中中有三澳延袤三百里為閩粵門戶令設
南澳鎮總兵駐此按張國維謚忠
敏張肯堂謚忠誠俱本朝賜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于我

大清

我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時議遣使

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歿于燕欲因是返匱葬請
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
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
絡關東諸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為陳新

甲通使

事見前

新甲既誅紹愉以督戰致劔為懋第劾

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為少卿副懋第懋第

請罷紹愉勿遣

畧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跡臣既充使勢不能兼理

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
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

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閣部
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勿遣紹愉

議止紹愉改遣原任薊督王永吉

高郵州人

命仍遵前諭

懋第瀕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
言願陛下以先帝讐恥為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
祖列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
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
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避其
言時令齎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

行命王永吉

時以永吉總督山東軍務

暫駐河上料理戰守候北

使回

時史可法銳意進兵河南以懋第等方行兵不宜繼進諭止之

懋第等以十月

朔至張家灣我

大清令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臚寺懋第請祭告諸

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旅所哭而奠之旋以是

月二十八日遣還出都陳洪範于途次陳密啓請身

往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于

是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而縱洪範南歸

明至

年五月南京破懋第聞之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為吏部郎降賊後歸我

大清授官矣來謁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尋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

王廷佐俱死之惟馬紹愉降按左懋第本朝賜諡忠貞

李自成遁歸西安

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

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自成西走真定益悉衆迎戰

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漸却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

關入山西會

大兵東返自成乃得鳩台潰散走平陽以讒殺其黨李

巖

巖故勅自成以不殺收人心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拷掠牛金星等

大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殺偽官自保巖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 賦衆俱解體

至是自成復遁歸西安遣別賊陷漢中降總兵趙光

遠進略保寧張獻忠以兵拒之乃還

自成既屢敗益強狠自用爲尚

書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製銅鑊官吏坐賊即鑊斬民盜一雞者死西人大警懼 張第元汾陽人

耿始然
倚氏人

明以張有譽江陰人為戶部尚書

內批特用戶部侍郎張有譽為尚書高弘圖封還力

諫不聽益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以開傳陞倖

門為阮大鍼地也未幾又以張捷為吏部侍郎捷因薦逆案呂純如得罪公論士英方

欲用大鍼故亦以中旨起之

明釋高墻罪宗為庶人

前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聿

鍵王爵不許尋命徙居廣西平樂府

明年南京破
鍵方行次杭州

遇總兵鄭鴻逵戶部主事蘇觀生奉之入閩總兵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與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定

議奉聿鍵監國閏六月遂自立于福州號隆武改福州為天興府進芝龍鴻逵為侯觀生道周俱大學士

餘拜官有差時權在鄭氏聿鍵不能有所為屢促芝龍出兵以餉絀辭竟不行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

以七月起行由廣信出衢州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執至江寧不屈死于是侍郎楊廷麟等請聿鍵出江右總督何騰蛟請出湖南原任知州金堡

言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宜棄閩就楚聿鍵于十月二月自福州起行至建寧明年二月至延平六月

大清兵克紹興閩中大震鄭芝龍航海去仙霞嶺空無一人七月

大兵抵閩，闔守蒲城。御史鄭為虹給事中，黃大鵬延平知府，王士和死焉。進克興化副使，知府事劉永祚仰藥死。八月，李鍵出走。數日，方至汀州。

大兵繼至，從官奔散。與妃曾氏俱就執。妃至九龍，投于水。李鍵死于福州。給事中熊緯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金堡仁和人。仙霞嶺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福建建寧府浦城縣北，即古泉山之嶺。為浙閩通衢。鄭為虹，字天玉，江都人。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王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劉永祚，字叔遠，武進人。九龍，即九龍灘，在清流縣南。險峻為七閩最。熊緯，字文江，南昌人。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按黃道周，本朝賜諡忠端。

八月明設廠衛緝事官尋罷之

刑科給事中袁彭年

公安人

疏言廠衛之盛衰關世運

之治亂不可不革命責以狂悖沽名謫浙江按察司

照磨蘇松巡撫祁彪佳亦上疏極論其弊大學士姜

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

不可知何廠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罷緝

事官不設

張獻忠陷成都明蜀王至澍

蜀獻王椿九世孫

及巡撫都御史

龍文光

雜容人

巡撫御史劉之勃等死之

初成都聞賊急蜀王至澍謀遷于滇劉之勅持不可

內江王至沂與之力爭王將行而守門卒洶洶亂輜

重有被掠者事遂寢已而新撫龍文光

是年春莊烈帝命文光代

陳士奇總兵劉佳引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

大姓逸去者半

華陽知縣沈雲祚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聽間太平王至滌賢往說之曰成

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貨財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疆場淪喪誰為王守至滌言于王亦不聽沈雲祚字

子凌太倉人至是賊逼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引出戰

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剝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

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衆奮擊賊卻二三里皆喜
以為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
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沈于井之勃
文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大罵賊
攢箭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
之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停刑文光

佳引卒不屈死

文光見殺于濯錦橋
佳引自投于浣花溪

副使張繼孟

字伯

功扶陳其赤

字石文
崇仁人

僉事劉士斗

字瞻甫
南海人

張孔教

字

生會
稽人

蜀府左長史鄭安民

浙江人

成都同知方堯相

字紹

虞黃華陽知縣沈雲祚等皆死之

士斗被執見劉之勃與張獻忠語大

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梓以上士斗返
顧語如前遂闔門被殺其赤投百花潭死堯相死于
萬里橋下賊幽雲祚于大慈寺遣其黨饋食以刀脅
降不從遇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等不
為屈遂
並見殺

明南京修興寧宮慈禧殿

先是洛陽之陷福王母妃與王相失居于河南人郭
守義家王既立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

命于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

湫隘亟修興寧宮慈禧殿剋期告成以居母妃尋又

封母妃弟鄒存義為大興伯

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

銀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費數十萬工部侍郎高倬奏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

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為言皆不納高倬字枝樓忠州人

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寇起

前寧夏巡撫樊一蘅

字君帶宜賓人

為兵部侍郎總督川陝

軍務

宋紹興之三廟社議者且譏其不以恢復為心然猶不專為宮室求安計也福王汪五倫安雖側席憂勤尚不能同心而激士氣乃當疆場日蹙及以議官嚴賈實為為孫與自卷之

珠何惡也當時
所庫不之物需
校括以之給軍
增置且不也例
因督督何河廣
賜監府非均立
首功之草即斜
封千進之徒取
錘鍊而用泥沙
叔寶真全無
肝著矣

時張獻忠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與一衛

避其地命應熊督師一衛總督軍務討之又遣御史

米壽圖

宛平人

巡按四川命吏部簡幕府監司守令者

從壽圖西行應熊等乃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諸郡

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

昆明人

復重慶副將朱化

龍等復龍安茂州一衛乃起舊將甘良臣為總統合

叅將楊展等所携潰卒得三萬人尋復叙州而副將

曾英

福建人

連敗賊軍聲大振亦受一衛節制其他據

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勛黎州參將范文光內江人松茂則

詹天顏龍巖人夔萬則譚宏譚詣一衛遂移駐納溪注見

前與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忠頗懼事皆在明

年至順治三年我

大清兵入蜀誅獻忠餘賊南奔至重慶曾英戰歿應熊避之畢節衛尋卒會

大兵北旋一衛復駐江上為收復計時蜀中大亂諸將各據地自擅一衛令不行順治八年

大清兵南征一衛遁山中遇疾卒蜀中將士俱盡而壽圖出奔沅州至順治十一年城破亦死

明以越其杰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河南諸將各結寨自固其最大者開封汝寧間則
劉洪起南陽則蕭應訓洛陽則李際遇諸帥中獨洪
起勇而好義數殺賊有功嘗與巡按御史陳潛夫大
破賊將陳德于柳園潛夫因請予掛印為將軍馬士
英不聽前僉事越其杰本坐贓遣戍居南京以士
英姻婭特起為河南巡撫老憊不知兵潛夫所建白
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會其杰以事譖潛夫于士英

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潛
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前出三傑喜過望及往謁其

杰其杰覲其賄故為尊嚴厲詞詰責詆為賊三傑泣
而出萌異心潛夫遇諸寨昏鏡吹迎送其杰間過之
諸寨皆閉門不出
其杰恚故譖之
士英竟調潛夫還以凌駟歙縣人代

之

明選淑女

時以母妃命選淑女羣奄借端肆擾隱匿者至鄰里

連坐兵科給事中陳子龍

字卧子松江華亭人哲王時死節本朝賜諡忠裕

言中使四出搜卷凡有女子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
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

御史朱國昌

臨安衛人

亦以為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

復使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婚娶一空

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贈謚

北京文武臣殉難者並予贈謚世廕立廟于雞鳴山

賜額曰旌忠其列于正祀者文臣二十四人

范景文倪元璐

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申佳允吳甘來王章陳純德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范景文等事具前許琰字玉仲吳縣人開京師破趨古武臣七人

新樂

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
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

兵官吳襄

文

內臣一人

王承恩

婦人九人

成德母
張氏金

炳等事具前

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
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翼妻祖氏事具前

附祀者文臣七人

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
中顧鉉彭瑄御史俞志虞總督徐

標副使朱廷煥

孟章明徐有聲徐標事具前顧鉉

成都人彭瑄永川人俞志虞浙江人朱廷煥單縣人

以副使分巡大名

武臣十五人

成國公朱純臣鎮遠
侯顧肇遠定遠侯鄧

流賊陷城被執死

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

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

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

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祿時春等具

前純臣東平王能八世孫肇遠夏國公成十一世孫
大明寧河王愈十世孫培民營國公英九世孫濂鄧
國公祿七世孫錫登蔡國公忠十世孫裕德晟十世
孫維嵩鐘八世孫崇猶信七世孫遵周梁國公成七
世孫光通守仁曾孫光燦興
六世孫履泰南和伯一元子
內臣六人
李鳳翔王之
憲章方正化張國元
方正化事具前鳳翔司禮秉
筆太監時明故司禮掌印太監憲章國元皆提督諸
監局太監並殉難而之
命有司春秋致祭然顧鎔彭
心家最富降賊拷掠死

瑄愈志虞輩特為賊拷死皆濫與其列而郎中周之

茂等並以不屈死

事具前

顧未邀贈卹他如御史馮恒

登新昌

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

鄧縣人

郎中李逢

申知縣鄒逢吉

湖口人

等皆拷死亦並獲贈諡時南北

阻絕多未能核實也

又予前大學多孫承宗太常少卿鹿善繼祠諡又湖廣殉難巡

按御史劉熙祚參政許文岐推官蔡道憲等並予贈諡禮部尚書顧錫疇又言溫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削其文忠之諡而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諸臣諡庶天下有所勸懲王亦從之孫承宗鹿善繼劉熙祚等事具前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蘄州陷被執賊繫之後營文岐陰與同繫舉人奚鼎鈔等數十人相結圖賊謀洩被官蔡道憲字元白晉江人為長沙推官城陷被執賊啗以官嚼齒大罵賊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殉焉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

明封鄭芝龍為南宏伯

尋命為總兵官鎮守福建復令其弟鴻逵帥舟師駐
鎮江防守

明以阮大鍼為兵部侍郎巡閱江防

大鍼之召大學士高宏圖以去就爭馬士英意稍折
遲回月餘至是復用安遠侯柳祚昌

升八世孫

薦起大鍼

兵部添註右侍郎仍禁廷臣不得把持阻諫左都御
史劉宗周疏言大鍼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
獄殺大中者魏璫大鍼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

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且祖宗故事凡列必用廷

推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

司農張有譽少宰張捷也

未幾而大鉞司馬又繼之其為墨勅斜封之漸有不
待問者大鉞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給事中
熊汝霖亦言大鉞以知兵擢當置有用之地若止優
游司馬則樞輔已優為之何必增置命切責宗周而
格汝霖疏不聽尋命大鉞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
九月明黃得功趨揚州高傑以兵襲儀真不克

初史可法置得功儀真與傑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
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
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
功又歛圖已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
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
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鬪挾其槊而
扶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顏垣中哮聲如雷
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其軍得免方鬪時傑潛師擣

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南
京願與傑決一死戰命太監盧九德及可法遣監軍
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
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
盛怒而歸曲于高是將軍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
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為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
金為母賙得功不得已聽之

明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與高宏圖協心輔政而馬士英挾擁戴功內結

勛臣朱國弼

保國公永
五世孫

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

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沮阮大鍼進

用益為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

大畧言前見文武交
競既漸無術調和近

賄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寢弭先帝善政雖多而頻出
口宣職為亂階所得閹臣則貪淫巧猾之周廷儒等
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等所得勳臣則力
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稱之李國禎等所得大將則純
誇支離之倪寵王璜等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
堃陳啟新等後效亦可睹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
對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羸勝之販
夫決魚肥之大防長便倖之惡習此豈可為訓哉臣

待罪綸扉半壁東南有同幕崔愧死
無地終夜拊膺願乞骸骨還歸鄉里
疏入慰留之士

英大鉞等滋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讎忠

臣李國楨為言交章攻之曰廣又與士英面詆

曰廣言上

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功英士厲聲曰臣無
功汝輩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爭辨久之
宗室朱

統

新建人

者素無行士英啖以官使擊曰廣疏不由

通政司為禮科所駁通政司劉士楨

萬安人

亦劾其違

制俱不問劉澤清復假諸鎮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

及迎立異議為詞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

之統顛復劾曰廣五大罪

一引用東林死黨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潮大使日窺

南都聲息非謀劫遷則謀別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奸媳

曰廣既連被誣屢

疏乞休至是始得請

曰廣入辭諸大臣成在列曰廣言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

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當還以國事為重士英勃然曰吾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

異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謀立潞藩功安在爭論久之時不能斷但諭以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也既出復于朝堂相

曰廣遂還江西

其後故將金聲桓者初在史可法麾下後隸左

詔詈而罷

良玉良玉死

聲桓降于我

大清為南昌副總兵既而復叛附桂王由榔迎曰廣以
資號召聲桓敗曰廣投僕家池死本朝賜諡忠確

僕家池在新建縣

西北僕家樓下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初聞召命以大讐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
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
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

因進四策

一日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
請進圖江北以鳳陽駐親征之師一日重

藩屏以資彈壓劉澤清高傑倡逃可斬一日慎爵賞
以肅軍情分別各師封賞孰當孰濫一日核舊官

以立臣紀受偽官叛
逃者宜分別定罪

命納其言宣付史館而馬士英

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

疏劾士英

大畧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以扈
蹕微勞晏然入內閣進中樞者非士英乎

于是李沾劉孔昭等譁然聚訟而羣除且翩翩起矣
高傑一逃將而奉若孺子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
置若奕棋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之陛下立國
伊始即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責惟陛
下首辭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
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
幕府與士英相特角京營提督獨斷

優旨答之而促

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

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
統鑣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
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
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

刺之

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情
容客前後至者皆不忍如害而去

適京口軍

亂

事具
前

士英以統鑣言為信亦震恐于是澤清疏劾

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言宗
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為

居守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
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陰結死黨迫劫乘
輿如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

疏入舉國大駭傳諭和衷集事

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

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與聞士英寢不奏可法
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
由是氣沮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會阮大鍼

進用宗周復請告王許其乘傳歸里將行疏陳五事

一曰修聖政母以近娛忽遠猷一曰振王綱母以主
恩傷臣紀一曰明國是母以邪鋒危正氣一曰端治

術母以刑名先教化一曰
固邦本母以外釁釀內憂

亦但優旨報聞而已

明年六月

杭州破宗周不食死

本朝賜諡清介

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初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為進
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事勢更非
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
治餉無人才優旨褒答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
諸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

之綱鎮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為前鋒而
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用張天
祿為閣標前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
之大義曉示之傑感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
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
開歸且瞰宛洛荆襄以為根本傑遂具疏上之且曰
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耻而已安能與同
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為傑後勁而澤清尤狡

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桐皖調劉

良佐赴邳徐進復黃汝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兵移鎮

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字祥趾韓城人兼兵科給事中監其

軍徐州土賊程繼孔崇禎末被擒至京乘亂逃歸傑至徐州擒斬之

明逮前浙江巡撫御史左光先下獄

阮大鍼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去劉宗周等于是盡

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陞嘉興人等十餘人及所善蔡奕

琛唐世濟烏程人張孫振袁宏勳慈谿人等布列要路浙

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者光斗之弟故與大鉞世讐又

嘗首劾士英大鉞益恨刺骨光先在浙嘗平許都亂

都東陽人家富任俠知縣姚孫桀索賄不得誣其結黨謀逆都遂反光先以撫標兵討之都乞降遂殺之

姚孫桀桐城人

至是光先已去而都餘黨復叛大鉞因坐以

激變逮下獄蘇松巡撫祁彪佳疏救士英大鉞并恨

彪佳嗾張孫振論其奸貪彪佳遂移疾去

明年杭州破彪佳即

不食尋端生池中而死
木朝賜諡忠惠

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麟初入朝上疏陳七事

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

廉

褒納之時當考選石麒麟與都御史劉宗周天公甄

別擬莊元辰

鄞縣人

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庇其私

人更易殆半御史黃耳鼎

蕪水人

給事中陸朗

上元人

有

物議石麒麟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耳鼎尋

亦復官石麒麟發其罪朗恚疏詆石麒麟耳鼎亦兩疏劾

石麒麟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麟疏辯求去益力士英

擬嚴旨不許令馳驛歸

石麒麟方清介值權奸用事鬱鬱不得志士英挾策功

將圖封石麒麟議格之中貴田成輩請燭石麒麟
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怨構之去明年南京破

大軍至浙江石麒麟方居城外曰吾大臣也城亡與
亡復入居城中朝服自縊死本朝賜諡忠懿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

軍務

時馬士英掌中樞絕不銳厲恢復日以鋤正人引亮
黨為務初舉朝以逆案攻阮大鍼大鍼憾甚及見北
都從逆諸臣頗多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
吾作順案相對以李自成偽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

光時亨

桐城人

陳名夏

溧陽人

周鍾

雋從弟

項煜等以諸人

皆附東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賄

入輒復其官縉彥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走

縉彥竄歸河南至是自言集義勇擒偽官收復列城

士英主之即授原官總督軍務許便宜行事給事中

李維樾言縉彥闇習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

候點賊敗竄歸安能復收河北總督何官顧畀賊臣

士英等勿恤也

時北都降賊諸臣多以賊敗南遷史可法言北都之變臣子皆當有罪若

明正北都當派
張伯孫時自獨
恒天節諸臣外
有自汚偽命者
後聞賊已奔逃
而南京監國復
爾營十進此
等假其論生若
仍以傳聞與解
曲為富實而屬
與於廷意之尤
然在馬阮掣肘
即不惜以引類
呼則私行誣拔
其於與已之輩
又博得借題報

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卽臣可法謬
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疾趨北援鎮臣澤清
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
乃鉄鉞未加且恩榮叠被獨于在北諸臣毛舉而際
繩之宜散秩開曹責反重于南樞鳳督哉宜摘其罪
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污當置不問其逃避
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
軍前酌用時不能盡從也

明大學士高宏圖罷

初阮大鍼入見以宏圖不附東林引為証宏圖願力
言逆案不可翻大鍼及馬士英並怒

一日閣中言及
故庶吉士張溥

士英曰吾故人也死爵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
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叛東林東林拒我耳宏圖

復以修睦既舊
隙即解學龍所

定差書六等亦

不無輕重失倫

掛一漏萬之弊

惟史可法論南

北諸臣大義最

為嚴切故倖處

南都空閒之局

不知辱自刻責

而于焦頭爛額

之人反昏相詰

甚至焚燬立之

舉滋賞賈功惆

然以為得計聞

可法之言亦可

因慙怒之士英意解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鉞宣言曰
廣實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力薦張捷謝陞朝端

益水

火矣

宏圖因乞休請召還史可法皆不許至是凡四

疏乞休乃許之

宏圖既致仕無家可歸流寓會稽及
南京破逃野寺中絕粒而死 本朝

賜諡

忠貞

明鳳陽地震

明遣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

先是命太監王肇基

即王坤

督催浙閩金花銀以給事

中羅萬象執奏而止及是復遣司禮太監孫元德往

浙督催內庫及戶工二部錢糧尋以高超潛請餉又于浙闕增派二十萬亦令元德催解軍前明以張捷為吏部尚書楊維垣為通政使

馬士英獨握國柄一聽阮大鍼計朝政濁亂賄賂公行時徐石麒既去士英欲用張國維掌吏部而大鍼結內奄取中旨特授張捷士英聘貽良久楊維垣力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益固上疏薦維垣及蔡奕琛且頌士英功而盡雪逆案賈維春等維垣遂得授通

政使

未幾進左副都御史
奕琛亦授吏部侍郎

我

大清兵西討李自成分兵下江南

先是我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

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

書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
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闕破賊

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
奉致袁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
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
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
臣賊子法至嚴也聞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
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天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陸

獨放包
得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旆
秣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
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
勲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思賢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
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
朔陳師勤款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兩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
審事機聊慕虛名頓望實害予甚感之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
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誥之勞悉索敵代為雪耻孝子仁人當
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
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
天塹不能飛渡拔鞞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為明朝

崇耳未嘗
得罪於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誓特伸大義今若擁旆稱尊便是
天有二日儼為勅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
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刀受制潢池而
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詰君子果識時
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

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

朝是仲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
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
竇圖利之軌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
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
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
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

少年即美聞我
朝政昏親王政
台明臣又可法
予而未見其文
非尋宗室王公
以續表傳乃得
知其文所為揚
不義而示正理
以春秋之法斥
兩安之非旨正

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
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

子所笑子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書言敬
布腹心竹聞明教江天在望廷波為勞書不宣意

可法旋遣人答書

書曰南中何接好音法隨遣使問
訊吳大將軍未敢遞通左右非委

隆謂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位促
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猶冀再三
殷殷至意若以逆

賊尚稽天討煩

賁固夏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

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為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地勤政愛民真堯

舜之主也以庸臣悞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符

罪南極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崩天崩山

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為泄泄者

辭嚴心實嘉之
而所云可法遠
人報書器多不
任未嘗嘗載其
言詔也夫可法
明臣也其不屈
止也不載其語
不有失忠臣之
心乎且其語不
款則後世之人
將不知其何所
謂有必疑惡其
語而去之者矣
大不可也命
臣臣物色之書
而及該書家則

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
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允
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
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
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
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
不自勝遂再策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
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
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彼傳盛事大江
湧出棹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
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
征忍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
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
錄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意但
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薈治筵筵遣

亦不可得復命
於之于內閣冊
庫乃始得馬卒
諱一再惜可法
之孤忠嘆福主
之不惠有如此
臣而不能信用
使權奸掣其肘
丙卒致淪亡也
夫福王即信可
可法其能守長
江為南宋之偏
安與否猶未可
知而况燕雀處
堂無深謀遠慮
使兵頓餉竭忠

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
次江淮乃辱明詢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
言之然此又為列國君冕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
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上身殉社稷青宮皇
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
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
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
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歲欽蒙
塵宋高繼統是皆于國讐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
未嘗斥為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
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推幸其光
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
繼絕存亡
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
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

臣流涕頓足而

嘆無能為惟有

一死以報國是

不大可哀乎且

可法書語初無

詭辭不經之言

雖心折于寇王

而不得不強辯

以辯亦仍明臣

尊明之美耳余

以為不心諱亦

不可諱故書其

事如右而可法

之書並命附錄

于後夫可法即

擬之文天祥實

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
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
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頓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
以判終為賊
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
悞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讐為念廟堂之上
和柔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
竊以為天亡逆聞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掛德務滋
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
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代乞堅同誓之誼全始終之總合
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泉逆賊之頭以洩報天之憤則
貴國義問照耀千秋本朝國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
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

世不可而明史
本傳乃稱其丹
心文天祥而生
則出于擇野之
小會夫之不經
天

使臣父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
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
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
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寶昭
鑒至是山西山東郡縣已次第撫定我

大清乃命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
自成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

明定諸鎮兵額

江北督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
一萬五千時九江總兵袁繼咸為馬士英等所惡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六

汰其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成爭之不聽

繼成又議造戰

繼撥九江僉事葉士彥截買材木士彥封還其撥繼成劾之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成且言繼成嘗勅左良玉去他宗而良玉不從良玉聞之疑懼上疏明與繼成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由是南京籍籍益為良玉脅制朝廷

葉士彥巢縣人

十一月明鳳陽陵災

松栢皆燼

張獻忠僭號于成都

獻忠既有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偽稱大順元年修

蜀王府居之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

用汪兆麟
撰

左右丞相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為尚書養子孫可望父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為將軍賜姓張氏鼎鎮完敬尋以小過剗剔死脅川中士大夫受偽職前布政使尹伸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死

江鼎鎮南

充人龔完敬彭縣人尹伸敘州人吳宇英廣元人

遣諸偽將分屠各府州縣

詭開科取士集于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塚坑成都民于中圍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偽官朝會呼龔數十下殿龔所繫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剗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

將卒以殺

人多少敘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會諸郡義兵並

起獻忠憤怒誅殺益毒川中人跡殆絕列城內至雜

樹成拱云

後二年獻忠盡焚成都宮室鎚其城率衆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偽將劉進忠率川兵一軍盡逃會我

大清兵至漢中進忠降乞為嚮導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

大兵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擒出斬之鹽亭魏縣今屬四川潼川府

明史可法帥師進次清江浦

可法聞李自成敗還陝西決策北行高傑既赴徐州

可法遂帥師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畧中

原計時諸將各分汛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

在清河縣東北

黃河而北至宿遷最衝要諸鎮不敢任可法自任之

令幕下文武築壘緣河南岸

可法以自成未滅上疏請頒討賊詔書大畧言

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夫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反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遼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憶臣等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于賊恭皇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于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脛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顧可膜置臣恐恢復無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

會無功足錄臣于登極詔葉特將加恩一欵刪除不
意後來仍復間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
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
猛將武夫有所激勵至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
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
切報罷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闕
典禮萬不容已者亦槩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
深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意在
雪恥報讐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并于選將練
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奏不省時諸鎮位
秩已崇咸遂巡無進師意可法悔之語其容欲斬已
及馬士英高宏圖姜曰廣四人頭為任事不忠之戒
用上疏請責成諸鎮進戰可法每繕疏循還諷諭聲
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

我

大清兵入宿遷

我

大清兵取海州遂取宿遷史可法舟次鶴鎮聞報
遣總兵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
解復分兵拔贛榆豐沛等縣皆降

可法以聞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揚

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為誠有是事耶此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
將吏應叙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為叙功稽算地耳楊士聰濟寧人

明命榷酒稅

馬士英請推酒助餉下部議從之士英又請免童生府州縣試分上中下戶納銀即赴院試又奏開助工等例暴斂益甚民間因有掃盡江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明逮治前昌平巡撫何謙

崑山人等

御史沈宸荃

慈谿人

言經畧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

彥也先帝拔永吉為總督不救國危擢縉彥典中樞率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為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

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
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讐乃賊塵未揚
輒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
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尚可容偃卧家園乎疏入永吉縉彥釋
勿問逮謙祖德等付法司治之

明桂王常瀛卒于梧州

常瀛初封衡州張獻忠陷湖南常瀛走廣西遂居梧州
至是以憂悸致疾卒

常瀛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由棧未幾亦卒次由柳初封永明王至順治三年八月

大兵下汀州執唐王聿鍵于是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迎由柳監國十一月自立于肇慶號永曆會

大兵克廣州式耜請駐軍峽口太監王坤不從奉由柳走梧州至順治四年正月

大兵向肇慶由柳復走之

桂林又走武岡柳州會

大兵東還由柳旋返桂林順治五年南昌總兵金聲桓等叛降于由柳復還肇慶順治六年

大兵下湘潭總督何騰蛟死之尋入桂林大學士瞿式耜亦死由柳大懼自梧州奔南寧時孫可望已據滇黔受封為秦王順治八年遣兵至南寧殺其大學士嚴起桓等順治九年可望迎由柳入安隆所改曰安龍府日益窮促聞李定國興可望有隙遣使密召定國以兵來迎可望偵知之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數人順治十三年定國至乃奉由柳走雲南由柳封定國晉王順治十四年可望舉兵與定國戰大敗挈妻子降于我

大清順治十五年

大兵三路入雲南由榔走永昌順治十六年

大兵克雲南由榔走騰越定國敗于潞江由榔走南甸

遂入緬緬以四舟迎由榔隨行者六百餘人緬人于

諸陞置草屋居由榔遣兵防之順治十七年定國等

與緬戰索其主連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由榔時平西

大將軍吳三桂以由榔尚在請進兵

緬甸以靖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我

大清命定西將軍愛星阿率師會之三桂遂傳檄緬甸

諭以擒獻由榔順治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二王官至

緬示師期三月師至猛卯會瘴發撤兵而緬酋莽猛

白屢得三桂檄欲生致由榔乃密使人防守誘其從

官沐天波等渡河盟盡殺之惟存由榔與其屬二十

五人九月三桂及愛星阿帥師自南甸隴川猛卯進

別遣兵取道姚關鎮康孟定十一月會于木邦遂趨

緬十二月次舊挽坡去緬城六十里緬使人請兵百

人進蘭鳩江濱為扞衛遂執由柳及其親屬送三桂
軍前明年四月由柳死于雲南 嚴起桓浙江山陰
人安隆所本元普安路地明設守禦所今為南籠府
屬貴州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按何騰蛟謚忠誠罷
式招謚忠宣
俱 本朝賜

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河南府

高傑至徐州沿河築壙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許定

國太康人為聯絡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之

綱自永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會
至蘭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風

歸附

大兵入河南府總兵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

南撫鎮飛章告急命傑率兵進屯歸德為備

而已

大兵別有濟寧南下至夏鎮復自洛陽圍郟州可法傑
及劉澤清等各具疏告警馬士英言北兵雖在河上
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况疆弱何
常赤壁三萬肥水八千惟在諸將策厲之而已卒不
應

明命馬士英閱兵

將大閱京軍適有疾不出因命士英代之時工費無

度荒酒漁色闍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權

固位政以賄成識者皆知其不堪旦夕阮大鍼嘗以烏絲闌寫已

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福王一日居興寧宮憮然不樂韓贊周請具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

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明重頒三朝要典命追卹逆案諸臣

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力詆王之案楊漣等而為劉

廷元霍維華等訟寃乃命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尋

復令刪定刊行吏部尚書張掄力稱維華等忠請表

章三案諸臣因盡追賜卹典

贈廕祭葬謚全者維華等六人贈廕祭葬不予

謚者徐大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揚先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等三人也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等雖名不麗于逆案而為清論所不予袁者亦賜卹有差徐揚先江寧人章光岳臨川人

宏勲復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袁繼咸疏言要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未進宜寢之已進宜毀之不聽

明妖僧自稱齊王伏誅

有狂僧大悲自稱齊王又稱潞王為趙之龍所捕下

鎮撫司勘訊阮大鍼與張孫振謀欲假以誅東林及

素所不合者令大悲引諸臣擁潞王可一網盡也因

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等名

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錢謙益先已上疏

頌士英且為大鍼訟寃修好矣大鍼憾不釋亦列焉

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秘廷臣皆自危而士英不欲興

大獄乃第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錢謙益在案類
問因廷推牽引
閩黨久致沈淪
爾時無識之徒
猶以其與溫體
仁不諧項冒清

沈之月迎南女
起用即甘心獻

始權奸不惜抗

晚貢諫辭定終

好是其平昔為

約改名諫以布

心柄用及一紀

以跌而執中蹙

進更復不能日

行卒之大錢等

似刻相導仍不

此于列名致識

似屈節以求容

于增小者亦得

及自貽其禍焉

乙 福王由崧弘光元年 是年五月我 春正月明以南
大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明亡

京宮殿成推思諸臣有差

加史可法太保馬士英少師王鐸少保予廢仍以士

英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可法力辭太保許之法可

為督帥行不張益食不重味夏不筵冬不裘寢不解
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

為兒女計乎在軍中絕飲除夕遣文牒至夜半倦索
酒殺肉分給將士已盡乃取盞鼓下之思先帝泣然

淚下凭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逸語
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令鼓人

仍擊四鼓可法寤怒曰誰犯吾令左右述
民育意乃免 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六

六十五

明定北都從逆諸臣罪削刑部尚書解學龍籍

先是命治從賊諸臣獄倣唐制六等定罪

學龍議定為爰書分別上之一等應磔者十

一人

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嶠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

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布政使陸之祺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儉劉世芳嶠然烏程人振聲米脂人上

二等應

斬秋決者四人

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燝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

允昌

精真寧

三等應降擬贖者七人

翰林院修撰兼都給

人允昌

浙江人

事中陳四等應戍擬贖者十五人禮部主事王孫蕙
名夏等

五等應徒擬贖者十人通政使叅議六等應杖擬贖

者八人工部員外郎潘同春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十

九人少詹事何瑞徵等另存再議者二十八人給事中

元益等又已經錄用者十人兵部尚書奏入諭

以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宋學顯潘

同春等擬罪未合令再議惟方拱乾名在五等以結

城至是學龍更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

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時馬阮急欲殺周鍾學龍欲緩其死謀之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諭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大怒然

事已無及大鉞暨張捷楊維垣等聲言欲劾學龍學

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

曲庇行私遂削籍

後周鍾光時亨既死大鉞等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謫雲南金齒軍三

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為民永不叙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

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周鍾等被戮事俱詳後

明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于睢州

傑帥兵進次歸德定國方駐睢州故與傑有怨

嘗上書詆

傑為賊故
傑恨之

而定國亦已遣使納款于我

大清且送其二子渡河為質乞濟師往援傑微聞之招
定國相會不應傑復邀巡撫越其杰等同往睢州定
國始郊迎毀其軍而以羸見且故為屈服狀傑心輕
定國遂入城其杰止之不聽十一日定國置酒享傑
傑飲酣為定國刻行期且微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

離睚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傳礮大呼其杰

等亟遁走傑醉卧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

先是傑以定國

將去睚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卒止數十人定國偽
茶順多選妓侍傑而以二妓偶一卒寢卒盡醉及聞
礮欲起為二妓所
擊不得脱皆死明日傑部將回軍攻城自東門入

老弱無才遺定國奔考城尋走降于

大清軍

黃得功聞傑死復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
以報城中大懼史可法急命同知曲從直諭解

之乃引兵去
曲從直遶東入

明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尋復以唐世濟為右都御史皆阮大鍼援之也

明以衛允文為兵部侍郎總督開歸防勦軍務

高傑既死部下兵將大亂互為雄長睢州旁近二百里殺戮無遺史可法聞之流涕曰中原不可為矣遂馳之徐州以總兵李本身乃傑甥請用為提督代統其衆又立傑子元爵為世子撫定其軍黃得功劉澤清良佐聞可法欲以本身將傑軍連章劾之而監軍衛允文希馬士英指亦論可法督師為贅士英喜即

擢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兵馬經略開歸
防勦軍務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矣

尋撤傑兵
回揚州改

命劉良佐
防歸德

我

大清兵克西安李自成走襄陽

我

大兵至潼關賊將劉芳亮迎戰奮擊敗之俘斬無算自
成親率馬步兵至復大破之遂克潼關偽伯馬世耀

以七千人來降斬之進克西安自成已焚宮室由龍
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復走武昌我

大兵兩道追躡蹙之于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等處窮追

至賊勦連破走之

自成至湖廣衆尚
五十餘萬尋為我

大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寧蒲圻至通城
竄于九宮山率二十騎略食山中為村民所困自縊

死或曰陷泥淖中村民

擊之胸中鉏死時我

大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偽趙
侯偽襄南侯及偽汝侯劉宗敏等皆斬之其兄子過
借諸賊帥奉自成妻高氏降于唐王聿鍵未幾
亦死蒲圻晉縣通城宋縣今俱屬武昌府

二月明以阮大鍼為兵部尚書

命大鍼以尚書協理部事仍巡閱江防大鍼雖掌中

樞置一切兵事不問顧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沂水

人為文選濁亂銓政再舉考選擢其私人二十餘人

為給事御史嘗欲罷撫按糾薦令納金于官糾者免

薦者予其謬誕如此中書舍人林翹善星術以嘗決士英必大用半歲間遂躡授左

都督銜蟒服趨事總督袁繼咸請以陳麟鄧林奇為總兵大鍼索賄始給勅印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躡

大帥時人為之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林翹江浦人

三月明人有自稱崇禎太子者下獄治之

北都之變李自成劫太子慈娘西走不知所終或傳其已遇害至是有自北來稱太子者召勲臣朱國弼

等閣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

安邦人

等入見武英殿

面諭同府部九卿科道辨驗真偽日午羣臣奏係故

駙馬都尉王昺

高陽人尚穆宗女延慶公主

姪孫王之明曾侍衛

東宮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夢箕

河間人

家丁穆虎教

之詐稱太子乃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越四日復逮

夢箕穆虎鞠于午門外皆具服亦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為真衆論譁然謂士英等朋奸導上

滅絕倫理黃得功即抗疏爭之

疏畧言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

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詢徇者多抗顏者少即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論取禍矣

命

三法司覆訊王之明等遂令燬得功原疏以絕奸謀左良玉亦疏請保全東宮且斥士英等為奸臣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畧節諭之而已

明河南婦人有自稱王妃者下獄治之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藩邸王妃劉良佐信之巡撫
越其杰具儀從送至京以為假冒下童氏錦衣衛獄
以前巡按御史陳潛夫嘗于途次稱臣朝謁亦逮治
之中外譁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
懇求曲全兩朝彛倫毋使天下口實命將獄詞刊布
以息羣疑

我

大清兵定河南

我

大軍既定關陝復移師下江南出虎牢關口分兵自龍
門關及南陽三路同趨歸德克鄆城上蔡諸縣所過
城邑皆望風歸附遂進取歸德巡按御史凌駟及其
從子潮生死之南陽副將李好降河南悉定

明左良玉舉兵反

良玉既與馬士英有隙

士英謀築板磯為西防良玉
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

而黃澍匿其中軍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為請良玉躊

踏弗應會王之明事起良王爭不聽心甚不平澍欲
借此激衆以報已怨名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王
亦以士英裁其餉益大憾反意遂決乃傳檄遠近以
討士英為名復上疏請誅之

疏言自先帝之變士英
利矣擅權事事為難逆

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修
之又募死士伏皇城詭名禁軍動曰廢立由我陛下
即位之初恭儉明仁士英百計詭惑進優童脫女傷
損盛德復引用阮大鍼睚眦殺人借三案為題凡平
生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今天下士民義足解體曰
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一手握定抹殺識認之
方拱範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
幽囚凡有血氣皆思寸磔士英大鍼以謝先帝乞立

肆士朝傳疏上遂引兵而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三百餘艘士英大懼急命阮大鍼劉孔昭率兵會黃得

功趨上江堵禦袁繼咸請赦太子以遏止之不聽

良玉

之發武昌邀總督何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劫之騰蛟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良玉部將擁去置之別舟乘間躍入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闕忠義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人謂騰蛟忠誠得神祐云

夏四月明周鍾光時亨伏誅遂殺前禮部郎中周鏞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縝祚

先是馬士英以鑣續祚嘗主立潞王議指為姜曰廣
私黨令朱統鑣劾奏逮治及周鍾光時亨下獄士英
復言二人罪應族誅而請以鑣從坐阮大鍼亦與鑣
有夙憾于是御史羅萬爵蕪湖人王愷等連疏詆鑣續
祚至此續祚為成濟請亟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稱兵
人情洶洶而良玉檄中復斥其構陷鑣續祚狀士英
等益怒因謂鑣實召良玉兵遂戮鍾及時亨而賜鑣
續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

大鉞輩急殺之

明徵劉良佐等將兵入援

左兵將至馬士英徵良佐等入衛劉澤清亦以勤王
為名大掠而東時史可法以

大兵將及淮南連疏告警時召對羣臣大理少卿姚思

孝

歙縣人

御史喬可聘

寶應人

成友諫

南通州人

請毋撤江北

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
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

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
明左良玉死于九江

良玉至九江邀袁繼咸入舟中語及太子下獄事大
哭因袖出密諭邀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
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乃改檄為疏駐
軍候旨繼咸歸方謀拒守而部將郝效忠陰約良玉
兵入城殺掠縱火殘其城而去良玉已疾篤夜望城
中火光太息曰吾負臨侯

繼咸別號

嘔血數升遂死其子

夢庾秘不發喪諸將共推為帥留七日而東兵勢尚

盛自彭澤以下皆陷黃得功方駐軍荻港

在繁昌縣西進

拒夢庾子銅陵破之解其圍阮大鍼等日虛張捷音以邀爵賞得功尋復敗其衆于板子磯乃封得功靖

國公命移家太平一意辦賊

良玉後營總兵惠登相本降寇過天星感良玉

思有忠實心方諸將自九江東下連陷祁縣獨池州不破貽書言留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反不如我前為流賊時矣如先師末命何撤其軍返夢庾索輕舸追之相見大慟登相以夢庾不足事遂引兵絕

江去諸將乃議還軍而

大清兵已至江北夢庾遂執袁繼咸及安慶巡撫張亮

循黃澗率衆歸附亮乘間赴水死繼成此行亦不屈
死張亮四川人按表繼成本朝賜謚忠毅

我

大清兵克泗州

大軍自歸德起行潁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

遣將先奪泗北淮河橋守將焚橋遁走我

大兵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餘里不及

我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

之可法初聞

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玉稱兵召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敗歿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訖傳許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

白洋河

在桃源縣西白洋鎮即潼水之下流也

趨赴請背城一戰可法

持不許十八日

大清兵大至屯斑竹園招諭可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

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

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

舊城西開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莫

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死一叅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呼曰

我史督師也乃殺之

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蒸變不可識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

于揚州郭外之梅花嶺梅花嶺在揚州府新城廣儲門外一名土山劉肇基率所部

曰百人巷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青州人馬應魁字守

卿貴池人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汪思誠等皆死赴水死及

回籍侍郎張伯鯨自縊死知府任民育著緋衣安坐堂上就殺同

知曲從直王纘爵鄭人知縣周志畏亦鄭人羅伏龍新喻

人吳道正餘姚人運使楊振熙臨海人縣丞王志端孝豐人

幕客盧渭字渭生長洲人歸昭崑山人等皆死之員外郎何剛

字慈人庶吉士吳爾燠崇德人皆叅可法軍事城破亦

上海人

授并死其他諸生

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績又
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

陸愉義兵張有德市
民馮應昌舟子徐某

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

時福
王命

劉澤清往授揚州而
澤清已潛謀輸款我

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

按

史可法

本朝賜諡忠正

五月我

大清兵渡江

我

大清兵臨江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洲副使楊

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王擢文驄常鎮巡撫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為獲勝也日奏捷己丑夜

大清兵乘霧而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蹙之悉潰蘇松巡撫霍達

長安人

及文驄俱走蘇州

鴻逵等縱兵大掠遁還閩中

明福王出奔太平

京口敗軍奔還南京大震福王荒宴至夜半跨馬自
通濟門出走遂奔太平劉孔昭斬關遁馬士英以黔
兵自衛挾福王母妃走浙江亂兵入獄擁王之明立
之時黃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
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
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伏
者得功泣曰願效死

士英道廣德知州趙景和開門拒守士英攻蕪之遠走杭州阮

大鉞亦自上
江逃至未幾

大兵至杭州潞王常澆開門降士英與大鉞俱走嚴州
方國安營明年

大兵勦湖賊擒士英誅之大鉞乞降從
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

我

大清兵定南京

大軍營城北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款勲戚

自魏國公徐州爵

宏基之子

駙馬都尉齊贊元

尚光宗女
遂平公主

靈璧侯湯祚安遠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

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并城內官民迎降
高傑子元爵及廣昌伯劉良佐等亦于沿途歸附得
馬步兵二十三萬

大兵遂入屯城中

時刑部尚書高倬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之而庶僚殉難

者則有儀制司主事黃瑞伯不屈死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縊死戶部主事吳嘉允謁方孝儒祠從容投縊死中書舍人龔廷祥投武定橋下死欽天監藍丞陳于階自經于公署其諸生布衣死者則有吳可箕金璽陳士遠等 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嘉允字純如松江華亭人廷祥字伯興無錫人于階上海人可箕徽州人璽士遠俱南京人

我

大清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

宣府人

刦福王由崧以降靖國

公黃得功死之明亡

南京既定我

大清遣官兵及降將劉良佐等襲太平福王登舟欲渡
江走

大兵據江口截其去路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衣葛
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入總兵結束前

迎戰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
忽飛矢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
箭刺吭死

本朝賜謚忠桓其妻聞之亦自經總兵翁之琪投江死

田雄遂挾福

王以降所屬總兵及部衆俱降我

大兵執福王至南京改南直隸為布政使以應天府為
江寧府分徇郡縣無不歸附江南悉定

王師遂進平浙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六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騰錄監生臣張姚仁